

這是發生在韓國一個勞教所的故事。

重刑犯及其家屬要參加一場跑步比賽，由兒子背上自己的父母，繞運動場一圈。

等待發令槍響時，原本熱鬧的會場一下子變得肅穆起來，犯人們身着深藍色的囚衣，蹲下並向前微探出身子，背上父親或母親。

“啪！”一聲槍響後，令人奇怪的是，這些參賽者沒有一個人大步向前。相反，他們不約而同地放慢了腳步，唯恐比別人快一步。

擔心兒子受累的老淚縱橫的母親、為兒子擦淚卻放任自己淚流滿面的父親、小心翼翼地緩慢行前的兒子……犯人

們是多么想停留在這一刻，細心地感受父母日漸羸弱瘦小的身體……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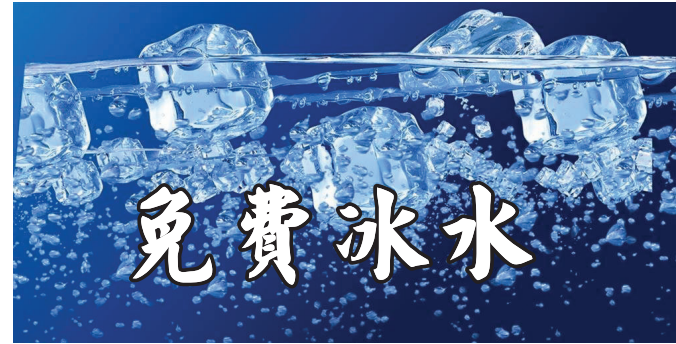
這樣慢慢地背着，就像兒時父母背着他們一樣。



爭奪倒數第一

離開南達科他州的壞土地，天就黑了，我們必須在最近的一個鎮上住宿。我喜歡美國的小鎮，小而精緻。美國人口剛及 3 億，國土面積比中國稍微小一點，平原面積又大，分攤到人頭上，每個人都是地主。反過來計算，把人頭分攤到土地上，那很有可能千里無鷄鳴。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沿途城鎮很少、規模也很小了。

鎮子叫沃爾。1931 年 12 月，這裡只有 326 個人。70 多年後，我一大早起來，在僅有的 3 條街上轉了一圈，估計這地方的人口還是到不了 4 位數。在中國的平原上，隨便找個村子就能把它比下去。但它看上去很有來頭，小鎮的宣傳冊上就這麼說：本鎮歷史悠久。美國人很在乎這個，歷史、底蘊、文化，恨不得任何一個角落都弄出點說頭來。不過沃爾鎮的確有個相當有意思的傳統，那就是行人路過此



精神分析專家的回答
“時間飛逝適于青少年時期”——讓-雅克·哈西阿爾

時間意識在人的生長髮育過程中逐漸形成，語言的掌握就是其成熟的標誌。根據臨床症候，人在青春期的會產生一種特殊情緒——對童年夢想的失望：原來我並不是什麼公主或者王子……從此，時間開始加速，過去的希望徹底消失，死亡。

這是一種主觀真實的加速感，而悖論就在於我們反而期望時間停止，加速往往發生在平淡，幸福的狀態下，用拉康的觀點說，就是“處於快感中”。

生物學家的回答
“我們在分泌越來越多的壓力荷爾蒙”——馬克·史沃布

時間飛逝的感受不只是主觀的，也是客觀真實的，現在的時間和幾個世紀前的時間沒有任何區別，但是世界已發生巨大的改變，有改變就會有適應，有適應就會有壓力。人體大量分泌腎上腺素，氫化可的松和兒茶酚胺等壓力荷爾蒙，導致產生被時代遺棄，淹沒和時間不夠用的感受。此外，時間的加速感會隨着年齡的增長愈發明顯，回憶越多，越傾向於將過去

地，喝冰水一概免費。

1936 年，沃爾鎮雜貨店的老闆泰德覺得生意做不下去了。前往壞土地和黃石公園等地的遊人和過路客都不願停下來買東西，本地的農民生活又拮据，恨不得把嘴扎起來，所以該店門可羅雀。眼看着營業額漸趨為零，泰德急得嘴上直冒泡。尤其這一年夏天，天還熱得要死，孤寂的大太陽讓泰德有點絕望，考慮是不是該關門大吉了。

7 月的一個星期天，一個被過往車輛吵得睡不着的夥計對泰德抱怨說，老闆，你知道這幫人為什麼開着車從我們店前沒命地跑過嗎？他們急着找點冰水降溫解渴。然後夥計說，咱們現在有冰也有水，為什麼不搞個牌子挂到高速路口，寫上：下一個街角拐彎……沃爾鎮雜貨店，有汽水、啤酒……還有免費的冰水。

泰德死馬當活馬醫，試了一下，果然奏效。人氣上來了，生意就好做了，再說誰好意思只悶頭喝水不買點東西。小店的“GDP”

就像坐了火箭，噌噌地往上躡。老闆嘗到了甜頭，生意越做越大，就把提供“免費冰水”作為傳統堅持了下來，接着普及到了整個沃爾

鎮。所以這地方很小，客流量卻越來越大——免費的東西總是讓人向往。我們到達時，南來北往的車已經停了不少，可見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這裡的生意一直很好。

第二天早上，我走進古老的沃爾鎮雜貨店吃早餐。那里已經不再是一個店，而是擴大成了一個繁華的市場，很多家店鋪在里面營業，吃喝玩樂都有，還有一個窄窄的小教堂，不到兩張長條凳的寬度。小教堂里光線充足，莊重安詳，空着的長條凳，等數錢數累了的人們坐下來，聽候上帝指引。

從門外還能看出 1936 年的模樣，當年印第安人拴馬的樁子還在，但里面顯然已經是新世紀了，先進、時髦的商品琳琅滿目，還有衆多“中國造”的小商品，足夠全球化。歲月流逝，現在，美國絕大多數餐館里冰水都免費，不知道這一傳統跟這家店是否有淵源。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沃爾鎮已經成了標本、傳奇和文化。對很多旅行者來說，他們繞道來此未必是為了打尖或住宿，可能僅僅是想看一看，喝冰水不要錢的地方到底是啥樣。市場里的老闆們，半夜醒來想起開創出新的營銷策略的前老闆泰德和他的睡不着覺的夥計，應該會屢屢心懷感激吧。

作者：徐則臣

“你是哪里人？”這原本不是個難以回答的問題。

但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開始越來越多地在城市間流動，尤其是年輕人，他們可能地在 A 地出生，在 B 地求學，拿着 C 地的戶口，長期居住在 D 地。面對“哪里人”的提問，相信很多人回答起來都會猶豫不決：是戶口本上的籍貫？是自己出生的地方？是父母所在的城市？是戶口歸屬地？或者是現如今長期工作生活娶妻生子的城市？

在社會學的視野中，身份認同是在社會結構與社會情境中通過自我與他人的互動而形成的。隨着頻繁的社會流動，每一座城市都會以特定的方式塑造人們的心智、觀念、氣質和認同。

在身份認同的背後，反映出來的其實是理智與情感、代價與回報、規則與懲罰。美國社會學家特納和斯戴茲在合作的《情感社會學》一書中提到，當人們在情境中有機會選擇執行何種身份時，他們將扮演更突出的或更有價值的身分。這種身份認同具有兩種不同的面向：一種是自我展示，即向外界展現自我的優越性或獨特性，將自我投射到某種理想的身份之中；另一種是自我保護，為了避免可能受到的懲罰，人們有時會傾向於選擇相對劣勢的社會身份。

所以我們會看到，很多時候，家鄉的概念變得模糊起來，人們的歸屬感也不再強烈。新的生活方式帶給我們豐富的履歷和閱歷，但同時，也帶來了身份表述上的巨大焦慮。

被抗拒的家鄉標籤
直到認識了四五年之後，張凌才知道原來湯穎也是溫州人。

消息來自一位記者朋友。當時朋友做完採訪到公關部找張凌聊天。“呀，你是溫州人啊。”朋友說，“認識《××周刊》的湯穎不？她也是你們溫州的。”張凌更驚訝：“啊，她也是溫州的？”

張凌認識湯穎已有四五年了。雖然不是閨蜜，但因為有幾個共同的好友，所以她倆兩三個月總能見上一面。張穎清楚地記得初次見面時，這位雜誌界風頭正勁的新星在聽聞她是溫州人之後，

並沒有表現出任何驚喜。而通常，在京城偶遇老鄉時，大家的普遍反應是歡呼、握手、擁抱，然後嘰里呱啦地說一通別人聽不懂的“鳥語”。所以，張凌一直以爲湯穎是北京人。

等到下次聚會，張凌迫不及待地去向湯穎求證。湯穎一愣，淡淡地點頭笑了一下。張凌兀自高興地追問住址、學校，卻見湯穎躊躇了一會兒，說了個縣城中學的名字，然後就把話題岔開了。

張凌才明白，湯穎並不喜歡讓人知道她來自溫州。



這種忌諱，張凌不是不理解。上世紀 90 年代初，張凌去上海讀大學。同學們一聽說她是溫州的，就戲謔“你們賣假貨的”，確實有點兒尷尬。就像早些年去上海阿姨家玩，阿姨跟鄰居打招呼“阿拉鄉下親戚來了”一樣。所以當不是特別熟的人問起時，張凌有時候會含糊地說“浙江的”。至少，“浙江”一詞體現的是魚米之鄉山清水秀。

但張凌很快發現，溫州人的身份並沒有妨礙她和同學們打成一片。慢慢地，她就習慣了同學們的這些戲謔，畢竟這種一時的尷尬程度很輕。隨着家鄉經濟的發展，“溫州”所包含的褒義成分也越來越多了。期末拿了獎學金，老師夸她“溫州人頭腦靈光”，她很得意。打工掙錢買了新款相機，同學叫她“溫州小富婆”，她也照樣挺高興。

畢業後去北京工作。戶口所在地換

光”。

約瑟夫說，他父親是一名退休卡車司機，曾經長年在外奔波，但“總能找到時間跟我們相處”。回憶往事，他對父親充滿感激之情，“遇到問題父親總是會幫助我解決，你知道的，男孩子總有一些母親解決不了的問題”。

約瑟夫說他父親努力工作，辛苦掙錢養家，無論怎樣困難都不會依靠社會福利，爲他樹立了一個好榜樣。現在，約瑟夫自己的孩子很快就要出生了，“我會努力爭取做一個好父親，”他說，“一個好父親，應該勇于承擔家庭責任，關心妻子兒女，做孩子的好朋友”。

雖然每個人、每個家庭的生活選擇不盡相同，但無論幸與不幸，每個人都都在努力發現父愛，珍惜父愛。許多美國爸爸都力求做一個好父親。

非洲裔美國人馬克·華盛頓 30 多歲，生活在紐約，童年回憶並不愉



美國人“模範父親” 調查顯示新型父親顛覆傳統嚴父形象

提供經濟支持方面做得很好；79%在爲孩子提供良好生活環境方面做得好；76%足夠注意孩子的感覺；44%知道孩子生活中發生了什么事情；63%知道一個模範父親應該是什麼樣子；89%認爲自己做得很好；94%對自己與孩子的溝通交流表示滿意；95%對父子關係表示滿意。

總之，參與、影響、慈愛，大致上可以說是今天美國人對模範父親角色的詮釋。

兩名普通美國人眼中的父親
約瑟夫·馬爾多納多微笑着看着身邊的父親，告訴新華社報道員，他有個好父親。“我還記得小時候跟他一起玩耍的情形，那是很美好的時

快。4 歲的時候，父親拋棄了母親、哥哥和他。說起這段經歷，馬克神情憂鬱，眼里含着淚水。

馬克的父親離開家之後音信全無，生活也變得異常艱難。幸運的是，馬克 8 歲時母親再婚，繼父對他視如己出。“我很幸運，繼父是一個好父親。我覺得他就是我的親生父親，我們一直保持着很好的關係，我們每周都會通電話。”

美國許多孩子有着與馬克相似的童年遭遇。爲了使自己的女兒和許許多多孩子不再像自己一樣受到傷害，馬克選擇以社工爲職業，督促父親們承擔起對家庭的責任，更多地參與到孩子的生活中。

成了北京，但當別人問起“你哪兒人啊”，張凌想了想還是選擇“溫州”。北京是個正在被她慢慢接受和喜歡的城市，而溫州則是她成長和牽挂的家，在感情上張凌當然偏向於“溫州人”。

“當然，我也可以理解湯穎對北京的感情，畢竟她讀書工作都在這里，十幾年了，對北京的感情會更深一些。”理解並不等於認同，“模糊自己的出生地卻沒必要。”張凌覺得湯穎的忌諱，一則出于清高，二則出于虛榮和不自信。“可能覺得一說‘溫州’就是冇錢、造假、炒房等形象，太俗氣吧。”張凌認爲湯穎力圖打造“文化人”形象，所以意識上會主動拒絕透露出生地信息，以爲一旦被貼上“溫州人”的標籤，就降低了品位。“但這何嘗不是不自信和虛榮心作怪的表现呢？因爲還在力爭上游的階段，所以才會特別在意別人的認同感吧。”張凌在公關部工作，與不少事業有成的老鄉打過交道，這些牛氣冲天自信心爆棚的老鄉從不忌諱說自己來自溫州。

後來的一次聊天證實了張凌的想法。湯穎半開玩笑地告訴張凌：“我特不愛跟人說我是溫州的，每次一說就問我‘哎你們那兒假貨特多吧’，又或者‘你家做皮鞋還是賣打火機啊’，煩人。”張凌說：“可是商業城市背景加上文化人的標籤，不是很酷嗎？再說了，我們那兒也是個出文人的地方，你應該突出你的溫州標籤，給家鄉正正名。”湯穎哼了一聲，不稀罕。

不過情況慢慢地在變化。這兩年來，越來越出名的文化人湯穎開始在家鄉的報刊雜誌上撰寫專欄；去年她上過的中學搞校慶，湯穎也作為杰出校友獲邀出席。張凌發現，湯穎開始不那么抗拒“來自溫州”這個標籤了。

最近一次聚會，一個新來的朋友問湯穎：你是北京人吧？湯穎想了一下說：“我是溫州人，不過讀書和工作都在北京。”張凌立刻趕上去拍馬屁：“我們在北京的‘溫州之光’哦”。

湯穎哈哈大笑起來。（文：林蔚）（未完待續）

時間如何飛逝



作者：汪佳琪